

床老了

□司马小萌



突然发现:床,老了。

十七年来,每晚亲密接触,它总是温顺地一声不吭。

床好,好床。而今天,竟然“咯吱”一下。

是啊,连金属都会疲劳,何况木头。

对这张床,我是“感恩戴德”的:一晚要翻身几十个来回,左躺躺,右躺躺,仰面还要躺半晌;白天忘做的保健操,例如抻抻胳膊蹬蹬腿,也挪到床上躺着做;还有“左三圈右三圈”的转眼球操,加上眼部穴位按摩,什么“天阴”“睛明”“四白”“太阳穴”……有哪张床能承受得了?

想当初,为了适应家里这个号称“最适合睡眠”的小房间,专门定制了这张床。长一米九,宽不到一米三,比较“袖珍”。不知用的什么木材,死沉死沉的。工人需到家里来组装,装上就没挪过窝。

睡惯了小床,以致出差,从不订大床房,因为,俺只睡“半扇”,不必浪费。

而现在,随着“咯吱”一声,明摆着,问题来了。

《小议一张安静床的重要性》。这篇论文,估计不费吹灰之力,大家都能笔下生花。这里我就不画蛇添足了。只想问,当一个“老伙计”不中用了,咱们该怎么办?

修好它,没办法。老了就是老了,总不能让白发老翁鹤

发童颜。扔掉它?舍不得。不是钱的问题,而是“睡着睡着,就睡出了感情”。

我对家里的旧物件,向来饱含深情。衣服,除了捐出去若干,其余不舍得丢,已经满满三大橱。看着镜子里丰满的自己,“自欺欺人”地说:“过两年瘦了,就能穿了。”

家里摆的各种玩偶,过去酷爱,现在依然钟情。明知道,非生物与生物的本质区别就是“无生命”。把“无生命”拟人化,有点弱智有点傻。但我仍痴痴地相信,即便无生命,也有所谓“感受”,只不过由于基本组成不同,受到极大制约,无法表达而已。

我看过一个日本影片,讲的是被遗弃的玩偶的报复。按照日本电影一贯的渲染功力,看的时候,多少有些心惊肉跳。

多年来,人们总认为,只有人和某些动物才有记忆能力,非生物是不可能有的。是这样吗?

资料显示,美国科学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偶然发现,某些金属及其合金也具有一种所谓“形状记忆”能力。

为什么有些合金不“忘记”自己的“原形”呢?解释来了:原来,这些合金都有一个转变温度。在转变温度之上,具有一种组织结构;而在转变温度之下,又具有另一种组织结构。

结构不同,性能不同。

资料又显示:在茫茫无际的太空,一架美国载人宇宙飞船,徐徐降落在静悄悄的月球上。安装在飞船上的一小团天线,在阳光的照射下迅速展开,伸张成半球状,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是宇航员发出的指令,还是自动化仪器使它展开的呢?都不是。只因为这种天线的材料具有奇妙的“记忆能力”,在一定温度下,又恢复了原来的形状。

所谓“形状记忆”的发现,早已引起多国科学家的重视,研制出一些形状记忆合金,广泛用于航天、机械、电子仪表和医疗器械。

当然,我明白,此记忆,非彼记忆。有主观能动与否,有新陈代谢与否,有对外界的干

预改变与否……哇,深了。

日本恐怖片《玩偶的报复》的编剧,不是想象力“天马行空”,就是受科学家启发,然后“哥德巴赫”“猜想”了一下。

也许科学发展到哪天,智力超群的中国科学家突然发现,除了金属、合金之类,其他非生物也具有某种主观意志,可以偶尔吐槽、吓你一跳呢?

大家常说,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环顾家里各种物件,有功劳,也有苦劳。既然享受过温馨,必须心存依恋,像缘分未了的多情种。

当然,我并不怕报复;而且,感情公式始终如一:只要值得去爱,就会坚定拥有。否则,果断“拜拜”,头都不回……

衣服之类,可以时不时“吐故纳新”;而床,不行。现在的旧

家具,就连当作垃圾处理,也没人待见。

有点头大……

晚上再次仔细巡视了一下这张床。

推一推,还好。没有一百多斤“大麻袋”的骚扰,基本“纹丝不动”。

决定:暂停床上“广播操”;“翻身道情”也尽量淑女。让它减负,让它缓缓。

也是,床老了。谁没有老的一天呢。



冬夜听雨

□崔中华

今年的冬天不算寒冷,大雪节气都过了,还没有看见一小片雪花飘落,无雪的冬天,没有冬天的样子。等待一场雪,是内心期盼的一件大事。

没有等来飘雪,却等来了一场冬雨,在一个周末的黄昏,小雨淅淅沥沥,一下就是一个晚上。没有雷电,没有狂风,冬天的雨来得如此从容,来得如此自然,来得让人心生暖意。

冬雨连绵,夜雨潇潇,你站在阳台上,看雨水滴答滴答地滴下,滴在铺满落叶的地面上,滴在不远处街道两旁霓虹灯的光影里,滴在夜行者撑起的黑色雨伞上。

你知道在这样的冬夜,适合在暖气很足的房间里泡上一杯清茶,静坐灯下,翻开古诗集,听窗外雨落成诗,与古人一起静静听雨。

冬夜听雨,没有冬夜听雪的浓浓诗意,晚明文人高濂在他的《山窗听雪敲竹》那篇文字中写道:“飞雪有声,惟在竹间最雅。山窗寒夜,时听雪洒竹林,淅沥萧萧,连翩瑟瑟,声韵悠然,逸我清听。忽尔迴风交急,折竹一声,使我寒毡增冷。暗想金屋人欢,玉笙声,恐此非尔欢。”

冬夜听雪,最雅的声音是雪花洒落在竹林里的声音,寒冷的冬夜站在山间房舍的窗户下面,聆听雪

洒在竹林里的声音,那声音淅淅沥沥,萧萧落下,连绵不断,瑟瑟有声。音韵是那样悠然,那样清雅,让人怦然心动。

让人怦然心动的还有雪夜独特的氛围,在漫天飞雪中,冬夜如此静谧,适合围炉夜话,围炉饮酒,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

但冬夜听雨也有冬夜听雨的味道,夜静静的,时徐时急的雨在窗外,或滴滴答答,或噼噼啪啪,不出门,便能辨出雨势的大小,那种时高时低、时响时沉的雨声,仿佛断弦之音,断处的空白,宛如中国画中的留白,让人遐想无穷。

这样的冬夜,最适合回忆的。一个人,静静地,听雨的旋律,默想过去的美好或忧伤,那些或悠远或短暂的往事,那些或亲切或陌生的面孔,全都在这一刻涌入脑海,挥之不去,他们隔着窗外厚厚的雨雾,如此清晰,又如此模糊。从懵懂到而立,从而立到知天命,匆匆时光让你在这个雨夜恍然明白,有些人,有些事,不过一个转身,却已恍若隔世。

这样的冬夜,同样适合把雨读成一首首古诗。冬夜的雨时急时缓,急促时是洒脱,是急骤,是震撼,是淋漓;舒缓时,是柔美,是缓慢,是烟云,是细腻。

“少年听雨歌楼上。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。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。一任阶前、点滴到天明。”

少年的心,总是放荡不羁的,年少的时候,不识愁滋味,听雨也要找一个浪漫的地方,选择自己喜欢的人陪在身边,那时候是无忧无虑的,没有经历人生的风雨,心中有着豪情与壮志,就算忧愁,也只显示淡雅与悠然,也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。

“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”水天辽阔、风急云低的江上雨天图,一只失群孤飞的大雁,如自己的影子出现。在人生的苍茫大地上常常东奔西走,四方漂流,一腔旅恨、万种离愁。

而今听雨,已是一位白发老人独自在僧庐下倾听夜雨。处境之萧索,心境之凄凉,难以言语。壮年愁恨与少年欢乐,已如雨打风吹去。那点点滴滴的细雨滴落在暮年的目光里,木然无动于衷了。少年情怀的敏感与细腻,在饱尝风霜的人生之后,不知依然是否还纯真?一任阶前,这雨点滴到天明,我也无眠到天明。

冬夜听雨,观雨景如画,听雨落成诗,那雨中扯不断理还乱的种种人生况味,让人欲说还休。

